Transcribed by Dang Xiayin, May 2018

（封面）

余

飛（Kurzzeichen飞）

三

下

南

京

反符

特氏

故藏

事書

册館

之

一

（第1页）

余飞三下南京

一九七0（Korrektur零）年年初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来我国访问，访经来时向我中央要求参观南京长江大桥。中央同意了，並（Korrektur并）通知南京市要做好接待和保卫工作。这天下午四点钟，阿尔巴尼亚客人到达南京机场，下飞机后立即坐車（Kurzzeichen车）来到南京长江大桥，看到那雄伟、壮丽的长江大桥桥身，阿尔巴尼亚客人称赞不绝：“说中国自己设计、施工的这座桥是世界第一流的，真了不起。”

陪同参观的中国同志说：“要是晚上来看，这座桥更漂亮。”

一个阿尔巴尼亚客人说：“那就晚上来参观。”

旁边一个陪同参观的负责同志说：“今晚七点宴会，八点到十点文艺晚会。”

说话间，一辆军用轿車按着喇叭飞驰而过。提议晚上参观的阿尔巴尼亚客人看手錶（Kurzzeichen表）：“咦！停了，怎么我的手表停了？”周围的人不约而同都看手表，都停了。这件事引起了陪同参观的公安人员的注意，回去立即向公安局汇报，公安局向公安部汇报。公安部接到这个汇报，联想起不久前发生的一件事。

半年前，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要参观南京长江大桥，因为他是国家元首，要来参观，要保护他的安全，所以绝对保密，戒严。

这天晚上，一辆小卧车开到了桥头，一个妇女，装着象（Korrektur像）一个部队首长的人告诉执勤人员说：“她的一个得了重病的孩子急需到市医院搶（Kurzzeichen抢）救。”

执勤人员说：“戒严时间需要公安局的特许证才能通过。”

妇女一听，马上从口袋里拿出特许证给执勤人员看。执勤人员看后，还拿不定主意，便去桥头值班室打电话请示公安局。公安局考虑，今（第2页）晚桥头戒严是和警备局同时行动，便打电话和警备局商量，征求意见。警备局考虑到自己的工作和任务，事关重大，要绝对戒严，以防万一。最后经研究决定，同意妇女带孩子步行过桥，並（Korrektur并）且要执勤人员监督护送。

于是，小卧车往回转。执勤人员拉上妇女和一个十来岁的小孩，妇女怀里抱着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过了桥。走到桥中间，小孩不走了，双手扶着桥栏杆大哭，吓唬、哄骗都没有用。执勤人员看了看表差十五分钟就到西哈努克亲王来的时间，心里非常着急，问妇女怎么办。

妇女想了想说：“这样吧，我把小孩抱到桥头派出所，让派出所我爱人的朋友他来接孩子。”

执勤人员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同意了，只说：“越快越好。”

妇女走了一会，四辆摩托车和一辆小汽车开向大桥。这是警备局和公安局最后一次联合检查大桥，发现执勤人员和小孩，小孩只是不断的哭。停车查问，执勤人员向首长汇报了情况。刚说了几句，侧面一个老侦查员猛地抱起孩子，然后把小孩的耳朵一拧，小孩的胸部立刻有一道小口开了，胸膛放着一颗定时炸弹，时针正指着八点钟。原来这孩子是西德制的机器人，身上装着许多机器，无论说话、走路、愤怒、哀乐，相当灵活，加上晚上，身上穿着风雪大衣，所以根本看不出。侦察员看自己的手表离八点钟差五分钟，他急忙把小孩拖上摩托车，“腾”的一声开走了。八点整，定时炸弹在江中一声巨响爆炸了。

公安部把两件事一起来分析，经讨论认为有特务破坏长江大桥。那么派谁去破这个案呢？讨论来，讨论去，最后一致认为派侦察员陈占祥同志，但又想到陈占祥同志响应国家号召，三十多岁才结婚，回家（第3页）没几天，现在派他任务不大合适。但任务要紧，一时没有合适的人，陈占祥同志的新房就在北京郊区，他接到电话后，就立即回公安部。

负责同志找他谈话后，他表示：“以革命利益为重，坚决放弃婚假，执行任务。”领导叫他安排一下就出发。陈占祥同志的爱人，是某工厂的一个保卫干事。他回去把事情讲后，爱人一点意见也没有，两天后陈占祥就出发了。临走前，给爱人一封信说：“如果七天以后，没有收到我的来信和电报，就把这封信交给谢部长。”

七天以后，他爱人果然没有收到他的来信、电报，她便到公安部向门口执勤人员说明了自己的身份，並（Korrektur并）要求见谢部长。她说明情况，送上信。谢部长拆开一看，写的是：要破此案，必须派老黄牛来。老黄牛是谁呢？问保密局，原来就是公安部二0（Korrektur零）三号老侦察员余飞同志。

余飞四十岁左右，当时还在云南省，云南省委书记谭甫仁被刺，他任专案组副组长。因谭案基本破案，便调他去破南京长江大桥之案。他接到电报后，立即乘快車（Kurzzeichen车）回北京。他坐的软卧車厢。旅途中，由于职业习惯，又回忆起破谭案的经过。

谭甫仁同志，工作积极踏实，对人谦虚谨慎。他住的一共三间，头一间会客室，第二间办公室，第三间寝室。他爱人是他的秘书。夫妇俩经常在休息的时候谈工作。这天晚上，谭夫妇俩坐在卧室窗下沙发上谈工作，她突然发现窗户外有一人影一闪，刚要叫有刺客，没等开口，胸部好像被什么東西猛戳了一下，眼前一黑，啥也不知道了。谭见她倒在沙发上，忙回头看，又觉得头上被什么東（Kurzzeichen东）西打了两下，立即失去了知觉。住在隔壁的女儿，听到有人倒地的声音，跑来一看，哭喊起来，（第4页）一会警卫员、省委负责同志赶来了。抢救半夜，谭才慢慢醒来，断断续续地说了两个字：“内......部......”就闭上了眼睛。

破案范围在内部。伤是两颗无声手枪子弹造成的。检查这种无声手枪，省委、军区的部长、科长才有。于是马上召开部长、科长会议，说是检查战备物资，看大家枪、子弹保管情况。按照规定，无声手槍（Kurzzeichen枪）作为防身武器，是随身携带的。说后，大家都把自己的手枪拿出来检查（包括子弹），只见一位副科长说：“我不知道，没带来。”领导批评他几句，叫他回去拿。科长走了，领导不放心，又叫两个侦察员去。保卫科长走到门口，小声对侦察员说：“对不起，那件事是我干的。”

侦察员吃了一惊，马上故作镇静的（Korrektur地）安慰说：“好嘛，党的政策你是知道的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。”

说话间，乘（Korrektur趁）侦察员不备，保卫科长忙伸手进衣袋内，一枪打倒侦察员。走在十几步远的另一个侦察员一看，就向保卫科长开枪。“呯，呯，呯”枪声把余飞同志从回忆中惊醒。“呯，呯”枪声连响了，他认为是错觉，拧一拧耳朵一听，“呯，呯”又响两枪，接着有人敲门。他的心里思考着，又摸了腰间的枪，顺手开了门。 此枪声何来？无以解。

“你是余飞吗？”门开了，一个胖头结实的中年軍（Kurzzeichen军）人侧身挤了进来，微笑着点着头，说完后，把右手伸向叶（Korrektur余）飞。问话中带着肯定的语气，象（Korrektur像）个老相识，递过烟，打燃火。借軍人吸烟的机会，余飞斜眼瞭了门外，还站着两个軍人大汉，知道难以脱身，余飞认为遇上了特务。

两人坐定后，中年軍人吸了两口烟，便问：“谭案破得怎样？”

“这个我不太清楚。”

（第5页）“那么你这个专案组长是睡大觉了。”

“因为我走时太慌忙，没有交换情况。” 突然，余飞站起来，侧身伸向行李架。中年軍（Kurzzeichen军）人慌忙一把抓住说：“你要干什么？”

余飞回头看见那个軍人有一颗黑痣，笑着说：“拿两个苹果，解解渴。”

“不客气。”軍人的手松了。

说话间，余飞削好苹果，递给軍人一个。然后把茶布上的苹果皮，向上提起玻璃窗，捧着果皮往外倒。这时火車减慢車速，乘（Korrektur趁）倒果皮之机，余飞猛喝一声，飞出窗外。等大胖子艰难地跳出窗外时，余飞已摆脱特务的跟踪，改乘另外列車（Kurzzeichen车），顺利地回到北京。

公安部领导同志，给余飞布置了新任务，很高兴。陈占祥是他的老战友了，两人工作很顺手。但要完成任务，他提出三个条件：

一、要中央办公厅介绍信一封；

二、给一个随时调动部队的权力；

三、给一架微型录音机。（这种录音机，只有指头大，中国从西德进口了四部）

三个要求，公安部向上级请示后，全部答应。余飞很快地出发了。为了摆脱特务的跟踪，余飞乘快車到了内蒙的呼和浩特，休息了三天。他去邮电局后，向自己的招待所发了电报、内容是：因余飞病危，速回上海。回到招待所，服务员把电报递给他，他立即办理了手续，告别负责同志，向南京去了。离开内蒙古第二天，差两百多公里就到南京。余飞有意抬头一看，前几排椅子上有个面熟、戴黑眼镜的人，胖胖的正在看报。到底是谁呢？再仔细反复的观看，发现胖子的手（第6页）上有一颗黑的大痣。记起来了，从云南回北京时，在半路上遇到的那个中年軍（Kurzzeichen军）人。这时火車（Kurzzeichen车）需要让一辆特别快車，暂时停在一个小站上。余飞趁那个人埋头喝茶时，提着皮包下了火車。刚迈几步，回头一看，又有两个軍人下了火车。这时刚好特别快車进了站，“汽哧，汽哧”的放着粗气。余飞急中生智，几大步钻进了蒸气（Korrektur汽）里，侧身跳进火車头，蒸气完后，两个軍人大汉才回头找余飞。

余飞乘特别快車到了南京，找到了公安局，要见领导同志。值班人员告诉他：“局党委正在看会，不会客。”余飞拿出公安部介绍信，并说有急事。值班员说：“那我在电话里请示一下。”那边党委书记接了电话，对值班人员说：“派辆汽车送余飞同志去招待所，明天再说。”旁边有个金副局长说：“部里来人，应去一个领导接头。”局党委就派金副局长送余飞去公安局招待所。送到适当的房间，说了几句话，叫来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服务员，吩咐说：“部里来的同志，要好好照顾一下。”说完，金副局长告别了余飞。

服务员打了一盆水，余飞洗后，女服务员问余飞：“首长，要什么东西？”余飞确实饿了，忙说道：“随便弄点吃的来，啥都行，只要快点。”服务员马上端来一盘热的熟饼，一杯咖啡。余飞端起咖啡正要喝，一看咖啡的颜色不对，用鼻子嗅一嗅，马上放到桌子上，拿出两块钱说：“麻烦你一下，请给我买两盒中华牌香烟。”

服务员走了，余飞迅速从包里拿出一包包化验粉，用两个手指捻了一点放到杯里，咖啡变成黑色。化验说明咖啡里有一种大约可以使人麻醉四小时的药。余飞顺手把咖啡倒进痰盂里，把熟并（Korrektur饼）一点（第7页）一点拧成粉放在卓在上，大部分顺手仍在窗外。

服务员这时走了进来，余飞擦了擦嘴，好象（Korrektur像）刚吃过的样子。他接过烟，说了声“谢谢，我太疲倦了，想休息一下。”说完打了个哈欠，伸了个懒腰。服务员走后，余飞从皮包里取出机要文件，放在贴身衣袋里，再将微型录音机打开，藏在皮包里。布置妥当，把皮包放在桌子上，关门脱衣蒙头大睡。

一会儿，女服务员轻轻推开门，轻轻走到床边，喊了两声，余飞没有吭声。女服务员取出他的皮包，拉上门，很快的走了。走出招待所，她坐上汽車（Kurzzeichen车）到了金副局长家里。金副局长已等很久了，见她来了热情招待，又递糕点，又递茶。然后说：“你辛苦了，你为我们的事业立了大功。”

女服务员说：“那（Korrektur哪）里，那里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”服务员说完后，坐下来喝茶。

金副局长翻开皮包里的东西，一会儿，金副局长叹了一口气，说：“唉，真可惜，没有我们急需的资料，都是团级干部的文件，带回去，继续监视。”

女服务员告别了金副局长，匆匆忙忙赶回了招待所，走进余飞的房间，又喊了两声：“首长，首长！”没有应声，于是把皮包放回原处，轻轻的关上门走了。

余飞翻身坐起来，取出微型录音机，放在被窝里播放一遍，金副局长的话立刻在耳边响了：“你为我们事业立下了大功”，“......继续监视。”录音结果证明：金副局长是潜伏在国家专政机关内部的特务。

余飞写下简单的报告，发回公安部。然后到警备局亮出中央办（第8页）公厅介绍信，要警备局立即逮捕金副局长。警备局负责同志感到为难，说：“金副局长是中央管的干部，警备局无权处理。”商量下，警备局只好同意拘留审查，今后好说话。

金副局长被拘留在警备局的一间房子里，他不吃饭，不睡觉，对服侍他的警卫员大发脾气：“我是中央管的干部，警备局无权处理，无权审查。”警备局不好来见，便请余飞来见金。金一见余飞，好象（Korrektur像）找到了说话的地方，说：“警备局不按政策，无理取闹，部里来的同志给作（Korrektur做）主吧！”

余飞笑着回答：“让它作主吧。”拿出录音机，打开开关，立即金的声音在录音机里说话了。听到声音，金的脸吓得惨白，他低下头咬了一下自己的衣领，便晕倒在沙发上。

余飞放完录音机，满意的放好机子，正想说：“怎么样，明白吗？”一看金晕倒在沙发上，口吐白沫死了。余飞后悔自己的粗心大意。他让警备局处理金的后事，並（Korrektur并）监视女服务员，自己乘飞机回北京，汇报工作，研究下一步工作。

余飞回到北京刚两天，就接到南京警备局的电报说：“女服务员自杀了。”公安部根据新的情况分析，决定从女服务员身上开刀，把断的线头再接起来，查清楚。于是余飞二次下南京。

经过现场分析，女服务员是用手帕自杀的，这种手帕是国际工厂专门为间谍生产的，只要用这种手帕在鼻子上一幌（Korrektur晃），就可以使人晕倒在地。女服务员是在被监视后，用手帕擦眼、泪水、鼻子，中毒而死的。招待所每天都有许多人来来往往，很不好查。余飞组织全所同志（第9页）座谈。回忆了几天，有个人才想起来，当时有个开卡車（Kurzzeichen车）的小伙子常来找这个女服务员，但不知車号和小伙子的姓名。公安局查了几天，卡車只有四十多辆，再还要缩小范围，才查明经常找这个女服务员的小伙子名叫王真，是本市“5・71”信箱的汽车司机，車号：69-264号。驾驶员半年前已去上海出差。为避免打草惊蛇，公安局通知全市交通民警，571信箱的69-264号車回来后，要暗中监视，並（Korrektur并）立即上报。

第四天下午，公安局报告余飞，交通队来电话说69-264号車回南京了，现在东大街中段行驶。余飞听罢，立即叫公安部来南京出差的小罗做助手，开动公安局的吉普車，不多时便追上了69-264号車。两辆車一前一后，始终保持半里的距离。卡車开上了小路，吉普車也上了小路。黄昏时卡車开进了山陵的一个树林里，一拐弯不见了。这时天已渐渐黑了，余飞和小罗也把車开进了树林放好。两个人把无声手枪推上了子弹，进树林里搜查起来。搜查一阵，发现不来远有灯光闪闪。走近一看，树林的山脚下有两幢三层楼房，周围一丈多高的围墙，並且上面有电网。余飞穿好绝缘服，爬上一棵大树，看见墙里有明亮的灯光，看见花园和小运动场。在运动场上停着一辆嘎斯69和两辆小卧車。在葡萄树下，有四、五个中年軍（Kurzzeichen军）人在休息谈天。余飞估计这是571信箱的外属軍事机关。想罢纵身一跃，越过电网，轻轻一跳到了花园，躲在暗处，注视着楼下闪着亮光的办公室。办公室草绿色的沙发上坐着一个身穿軍装的女青年，看样子不过20岁左右。桌上台灯的光亮映在她那白净的脸上，细看上去，显得格外漂亮。她好象（Korrektur像）仔细地看一份打印的材料，不时用筆（Kurzzeichen笔）在上面点着划着。突然门外（第10页）有人喊“报告”，她头也不抬随口答应：“进来。”

“报告首长，他死也不招。”开门进来两个軍（Kurzzeichen军）人大汉，其中一个的手腕上有颗黑痣。余飞一惊，想起来了，从云南回北京时在車（Kurzzeichen车）上遇到的那个人，这是第三次见面了。想到这里，听那女人说：“给她（Korrektur他）讲清楚，只要说明干啥，保证他安全，照样是干部。”声音清脆严厉。

“软硬办法用尽了。”

女人又说：“给我带进来，我就不信他是钢铁铸的。”此人生气了。

“是！”两个軍人敬了个礼，转身走了出去。一会儿，一个遍体是伤，头发蓬乱的人被带进来了。

那女人劝他说：“落在我们手里要识时务，要......”

被托（Korrektur拖）进来的人猛抬起头，严厉的说：“胡说，你们是一伙狗特务......”破口大骂，两只眼睛里闪着怒火。这人一抬头，藏在窗外的余飞大吃一惊，“陈占祥”，余飞差一点叫出声来。女人被骂得面红耳赤，恼羞成怒，揮（Kurzzeichen挥）着手叫拖出去枪毙祘（Korrektur算）了。余飞这时潜入后花园，刚藏好，就看见一个黑影举着枪，对着近处一个躺着的人。余飞把手中时刻握着的无声手枪，一枪放倒了那个黑影。这时，听屋里又走出一个人边走边说：“咋这么啰嗦。”余飞又举起枪放倒了那个。余飞立即几个箭步跑到跟前，两手用力举起那个人，设法推出墙外，余飞也跃身而出。刚落地就觉得有硬梆梆（Korrektur邦）的东西顶住了心窝，听到一声：“不准动。”余飞一听声音是小罗，忙说：“快上車，把这个人带回去。”原来余飞潜入墙内，小罗一直在外面巡逻。正着急，忽然从围墙里抛出一个东西，赶忙接住，差一点把小罗砸倒，一看是个遍体是伤的人。又是一个人跳出来，这个人站立不稳时，小罗闪在他背后，用枪顶住了，原来是余飞。

（第11页）两个人来不及说话，把昏倒的人背起来就走，找到吉普車（Kurzzeichen车），回公安局去了。被打伤的人是北京侦察员陈占祥，经抢救，慢慢苏醒过来了，他说：“我来南京的第一个晚上，喝了几杯酒，醒来时，已在另一个院子里被看管起来。那是什么地方？过了多久我也不知道。”休息几天后，余飞和小罗护送陈占祥回北京。公安局听了余飞两次下南京的汇报，找有关部门了解571信箱，回答说：“此事秘密，不便告明。”为了彻底破案，公安部决定秘密逮捕王真，打开缺口。

余飞第三次来到南京。刚好省軍（Kurzzeichen军）区欢迎一个中央首长，举行晚会，给公安局几张票，公安局负责人考虑到余飞是部里来的客人，是上级派来的，便邀请他参加了，于是余飞和公安局几个同志来到了軍区礼堂。参加晚会的大多数是南京党、政、軍的高级干部，余飞他们对号入座。等到八点钟晚会不开始，又过了十五分钟还不开始。余飞忍不住问身边一个軍人，那軍人看看表说：“首长都还没有来，怎么开演？”说着转向前努努嘴。余飞想这样大的派头是哪位首长呢？正想着，会场掌声震动，还有的把椅子都翻（Korrektur反）过来拍的更响。余飞也鼓掌，只见一男一女，可前面有几位軍首长挡着，看不清楚。中间休息十五分钟，首长正进入休息室。余飞为看清楚那位首长，借去厕所，回来时路过休息室，从窗口看进去，那（Korrektur哪）知不看便罢，一看大吃一惊。一男一女都不过20岁左右，男的没见过，女的就是那天晚上审陈占祥的那个女人。余飞控制住自己内心的震惊，回到座位上，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和身边的軍人说闲话。

“嘿，今晚来的中央首长真年轻，是哪个兵种的？”

“你不知道吗？这是我们空軍作战部的林副部长。”

（第12页）“那位女首长是谁？”

“据说是林副部长的未婚妻。”

余飞反复的揣测着这句话，回忆审陈占祥的情况，余飞为这位年青（Korrektur轻）副部长的安全担心。

第二天，公安局按余飞的指示，秘密逮捕了“571”信箱驾驶员王真，由余飞亲自审问，被审人自供：

我叫王真，男，二十五岁，上海市人。62年初中毕业，68年毛主席发出号召：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，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。”我怕艰苦，没有去。后来就和社会上的流氓、阿飞鬼混在一起，偷、抢、行凶、投机倒把，样样都学。三、五个月都不回家一次。父母亲气得没办法，但找不着我。有时偷不着东西，就到食堂里吃人家的残汤剩菜，甚至舔碗。久而久之，我认识了食堂里的一个女服务员，她对我说：“小伙子，这样年轻，这样混下去总不是个办法，还是考虑自己的前途吧！”她还说：“我有个亲戚在部队里工作，当干部，最近要回上海探亲，我今后帮你说说，能不能给你找个工作。”我听了，简直高兴了。

从此，我每天去食堂一、两次，问她那个亲戚回来没有。半月后的一天，她告诉我，他回来了，她交给我一张纸条，叫我到XX街去找那个亲戚。我到那里一看，一个中年軍（Kurzzeichen军）人坐在院里的树下看报纸。他看过纸条，取下眼镜，仔细看我一阵，问了我家里情况和亲人情况后说：“我们当兵的，能找个啥工作。”他想了一想又说：“我可以介绍你来当兵，願（Kurzzeichen愿）意吗？”我听了喜出望外，忙说愿意。然后他写了一张纸条给我，叫我到XX路找‘571’信箱驻上海办事处。我高兴地找到了那个办事处，（第13页）一个五十多岁的軍（Kurzzeichen军）人接待了我，看了纸条后向我说：“小伙子，我们收的是特种兵，当兵十年八年也难回家，你回去看看父母，告个别吧。”说完就叫警卫员带我去洗澡，换軍装。我穿着軍装，很神气的回到家。家里不知我从哪里弄来的軍装，叫我趁早退回，不相信我当了兵。我多次的解释以后，才慢慢的相信自己。左右邻居纷纷议论，说我整天在社会上鬼混，咋猛的当了兵，感到奇怪。我不理这些，到南京XX报了到。分给我的兵种是侦察兵，啥都要学，如何使用多种武器，如何驾驶多种車（Kurzzeichen车）辆，学多种语言，拳击等等，学了两年时间。说到这里，王真低头不说了，余飞问还有啥？他还是不吭声。余飞又开导说：

“想想别人入伍都戴红花，敲锣打鼓放鞭炮。而你呢？悄悄的换上了軍装，祘（Korrektur算）是当兵。再拿你的工作来说，对得起你的父母吗？对得起你出身的工人阶级家庭吗？”

余飞一席话，象（Korrektur像）刀子一样刺进了王真的心窝。他发抖了一会，沉默了一会，接着说：

“当时我问过我自己，特别是执行任务时。有一天，首长叫我去，问我学习和训练情况，我说“请首长检查”，首长夸我学的不错。首长叫我领来了一支无声手枪，严厉的（Korrektur地）对我说：‘王真同志，我命令你用这支手枪把你父母杀了。’我听后迟迟没有回答。首长揮揮（Kurzzeichen挥）手说：‘回去想好再来。’晚上，我反复想着首长为什么布置我这样的任务？大概是训练我的勇气和胆量吧。看来首长发火了，明天再讨论，一定要答应下来。第三天我又去见首长，首长说：‘王真同志，后操场有辆車，装的是爆炸物，我命令你马上送到江对面供应站，九点钟准时回来，路上（第14页）不许乱想。’我一听不是杀我父母的命令，我高兴极了，我立即回答‘是’，敬了礼，连忙去了。”

余飞听了是爆炸性的物质，想起了阿尔巴尼亚朋友参观南京长江大桥时遇见的怪事，连忙问：

““那是什么时间？”

“今年七月分（Korrektur份）。”

“好，继续说。”

“半年前一天晚上，通知我开辆小轿車（Kurzzeichen车）送二号首长到市医院去给孩子看病，当时我钻到驾驶室里感到奇怪，二号首长不过20岁，今天却象（Korrektur像）40岁的妇女，她没有结婚，为什么会有两个孩子呢？我开到了桥头，被执勤人拦住说：“戒严了。”要通过非要特别通行证不可，但二号首长将通行证给执勤人员看了看，执勤人员说：“两个孩子和二号首长由执勤人员监督护送。”

审问结束，真象（Korrektur相）大白。余飞将三下南京破案的经过，马上向上级作了总结汇报，最后将王真送公安部。

本案正待处理。

（第15页，原文写为竖排，未标页码，本文为方便读者阅读，抄写为横排）

关于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谭甫仁之死的说明

在余飞三下南京之中曾提到谭甫仁被刺事件，但未说明原因，现据可靠消息补充说明情况：

谭甫仁死前不久，他接到林彪（据说尚有江青）一封绝密电报，大意曰：某日某时有一架不明国籍飞机飞过昆明，越境叛逃外国，令其击毁该机。于是谭令其部队作好准备。果然该日该时有一架飞机自此飞来昆明，但情况有出入，因该机标有“中国民航”字样，且编号一清二楚，谭不敢下令击毁，于是令机群起飞迫降。等到该机在机场降落后，从飞机里走出一人，谭一见，嚇（Korrektur吓）得面如土色，冷汗湿衫。原来从飞机里走出的並（Korrektur并）非别人，正是我们敬爱的周总理。谭含泪把绝密电报交给了周总理。真像（Korrektur相）大白，林、江一伙妄图趁总理出国访问途经昆明时陷害总理。事后不久，谭全家被刺。

据说，这封电报直到总理病危逝世前，才嘱咐邓颖超交给一位可靠的人——许世友司令员。

谭生前靠近林贼，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和林彪、陈伯达大吹天才论。但尚未迈到反总理的地步。谭早已被刺身死，那时林彪尚未完全暴露。应该用历史唯物主义来评价他。当时报纸评价似有异议。

（第16页，原文未标页码）反 特 故 事 册 目 录

余 飛 三 下 南 京

灰 色 的 大 楼

第 十 二 张 美 人 皮

绿 色 的 尸 体

一 副 梅 花 图

（封底） 余 余

飛 飛

三 三

下 下

南 南

京 京

反 反

特 智 特 智

故 山 故 山

事 藏 事 藏

册 册

之 之

一 一